

縱浪大化的吟遊詩人——李白

林育信

交通大學通識中心

Lys64035@hotmail.com

余光中的詩〈尋李白〉這樣描述李白（701-762）：

酒入豪腸，七分釀成了月光，
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，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。

幾句話就傳神地概括了李白作品留給後人的形貌。「酒」、「月」、「劍」都是李白詩出現頻率很高的物象，也是型塑李白形象重要的組成元素。李白 900 多首詩，「酒」出現 157 次，也是知名的「酒中八仙」之一。杜甫〈飲中八仙歌〉說：「李白斗酒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」「月」出現 331 次，他對月亮的偏好，幾乎可說是種「情結」，連長子伯禽的小名都叫「明月奴」，這應該跟他出生於西域，深受西域月亮崇拜的文化有觀。「劍」出現 93 次，李白嚮慕的歷史人物，其中一個就是遊俠，他疏財仗義，頗有游俠之風。他去干謁韓朝宗寫的〈與韓荊州書〉也提到「十五好劍術」，還跟他的頭號粉絲魏顥說他「少任俠，手刃數人」。而且別忘了，李白還是道教徒，是有合法證書的道士，四十四歲從北海高天師高如慣受道籙，劍是道教的重要法器。四十二歲入長安，得到唐玄宗的禮遇，供奉翰林，一時名動京師，成了當時社交寵兒，達到他一生的最高峰。其詩〈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〉說到他得寵時的盛況：「忽蒙白日回景光，直上青雲生羽翼。幸陪鸞輦出鴻都，身騎飛龍天馬駒。王公大人借顏色，金章紫綬來相趨。」所以我說余光中出手老辣，四句話就捉住李白詩人形貌的神韻。

但是，杜甫或余光中筆下的李白，是真實的李白嗎？或者說，李白在詩中所塑造的「自我形象」，跟真實的人生一致嗎？我認為是不同的。文學作品創造的是作者「第二個自我」，不等於作者本人。誠然，李白給當時及後人的印象就是：揮翰如灑、縱飲不羈、放任自在、笑傲禮法、天賦英姿、不同凡俗、行為特異、超越常規。只是誠如史蒂芬·歐文（Stephen Owen）說的，李白詩永遠的主題就是「李白自己」，一個巨大的「我」。他在詩中扮演的角色是「仙人」、「俠客」、「飲者」、「狂士」。我們如果從他的身世事蹟了解起，窺視李白不為人知或不欲人知的內心世界，自然可以清楚李白「人如其文」的原因之所在。

李白終其一生都在追尋作官任職，施展抱負的機會，但是為何他不參加一般文士的科舉途徑呢？一般都認為李白才高識廣，傲岸自負，不屑科舉。然而，有可能李白根本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。他的身世至今仍是學界爭論不休，懸而未解

的謎。他自稱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西涼開國君主李暝的後代，跟唐代帝王自稱是隴西成紀同一世系，但他卻沒有譜牒足以證明其出身世系。唐代重門第，很多人都偽託出身來抬高自己的身價，李白自然也有可能。其次，李白結過兩次婚，都是入贅。第一次在 27 歲時入贅許圜師（唐高宗時的宰相）的孫女，李白 40 歲時去世；第二次是 50 歲入贅宗楚客（唐中宗時宰相）的孫女。明眼人很容易看出，李白兩度與沒落的權貴之門結親，目的都是在厚植自己的求仕資源，以利於干謁薦進。其三，李白一生曾多次隱居終南山、廬山、徠徠山等名山，目的除了煉丹求仙之外，仍在養名。因為唐代隱逸之風興盛，借由隱居得大名而一朝選在君王側，是很多士人為官的終南捷徑。李白也不例外。其四，唐代的文士幾乎都曾經歷漫游干謁，李白尤甚，他一生幾乎都在到處拜訪權貴自我推銷。〈與安州裴長史書〉、〈與韓荊州書〉等作品，都是最鮮明的見證。差別只是很多文士是用謙卑乞憐的口吻希望得到薦舉，李白卻是一副傲睨王公的灑脫不群。如〈上李邕〉：「時人見我恆殊調，見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猶能畏後生，丈夫未可輕年少。」

除了上述，還有三件事，可以看出李白對仕途的熱中。安史之亂次年，唐肅宗在靈武即位，招撫北方以平亂。李白赴永王李璘之幕，經略南方。後來永王有割據長江以南自立之心，被肅宗以謀逆之名剿滅。李白也因附逆之罪而被判流放夜郎，後來因大赦而得還。這附逆之罪成了李白一生的污點。從杜甫詩：「不見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。世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。」可知李白當時招致不少的批評。其次，六十一歲時，聽到李光弼出鎮臨懷，李白仍想暮年從軍立功。由此可知李白發揮才學，建立事功之心是何等強烈。後來走到半路上，因病而往歸從叔李陽冰。六十二歲去世。其三，李白四十歲入長安，為翰林供奉長伴君側，是其人生最高成就。之後數十年間，對長安的追憶成了他生命的重心。

李白雖熱中仕途，但他不同於貪慕功名富貴的官宦。他個性天真浪漫，率性不羈，對政治現實的了解，膚淺而幼稚。嚮往的是謝安力挽狂瀾鎮安朝廷的名士風流，以及魯仲連功成不居蔑視名利的瀟灑身段。幾乎終其一生都保持這種唐吉科德式的政治熱情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可說是中國傳統文士的集體無意識了，李白自然無法免俗。從以上的分析可知，李白詩塑造傲岸不馴、笑傲禮法「李白」，現實世界的「李白」卻轍環天下，漫遊干謁，為尋找任何作官的機會終老於途。

如果我們將唐代比擬為人的一生，盛唐就像青春期。李白詩歌氣象萬千、昂揚高亢、熱情奔放，在眾多傑出詩人中最能代表玄宗開元、天寶的精神風貌。因為李白的詩明顯不同於其他唐代詩人的特色，其一，是超乎常理的想像力，與閎大不經的誇張手法，例如〈蜀道難〉：「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！使人聽此凋朱顏，連峰去天不盈尺。」又如〈秋浦歌〉其九：「白髮三千丈，緣愁似箇長。不知明鏡裡，何處得秋霜」；其二，喜歡用形式自由，較不受格律限制的樂府歌行

創作。這跟李白豪邁不羈的性格有關，也形成縱橫跌宕，飄逸不群的詩歌風格；其三，是特別濃厚的道教色彩與神仙意象。這跟他生長的故鄉有關，蜀地西鄙的綿州昌隆縣，是道教的發源地，他自小就生活在神仙世界的氣氛中，四十四歲還正式從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，成為合格的道士。只是李白不是虔誠的修道者，他的興趣不在道教的理論跟戒律，長期的煉丹與服藥都是為了成仙。

在政治追求上李白是個失敗者，但在詩歌史上，他卻是雄視百代，凌轢群倫的巨人。